

之一「倾心计」

# 美人谋

下

江山，美人，复仇，心计……一场乱世因她而生，  
温柔的帝王，手握重兵的邪魅王爷，  
翻然悔悟的前夫，到底谁才是她救赎的彼岸？

冰蓝纱◎著  
BING LANSHA  
WORKS

夫妻三载，一朝被诬下堂，她为恨成魔，踏入异国宫廷步步为营，  
最后却在爱与恨的彼岸中苦苦挣扎。

邪魅王爷，野心勃勃，为爱痴狂，红颜一笑始倾城，  
挥师三国变乱纷起，只为她的倾心如许。

温柔帝王，柔情似水，温柔缠绵，却终敌不过他的皇图霸业，  
远征千里，唯独抛下她，一腔爱意终成灰。

最具争议的女主，似正似邪，引发千万网友热议  
红袖添香2012宫廷小说倾情巨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MIDDLE AG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YTECHNIC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三十七章	盛宠：引凤台	313
第三十八章	梦碎：姻缘破	322
第三十九章	设计：夺子心	331
第四十章	芳逝：玉人泪	340
第四十一章	遇刺：浴佛节	350
第四十二章	心计：夺皇子	361
第四十三章	及笄：征尘远	370
第四十四章	结亲：选兄嫂	377
第四十五章	忧心：被困栖霞关	387
第四十六章	封妃：百日宴	395
第四十七章	选秀：风波起	403
第四十八章	中毒：揪元凶	412
第四十九章	主谋：水落石出	423
第五十章	选秀：千千色	436
第五十一章	争宠：各显其能	443
第五十二章	凯旋：和谈始	451

第五十三章	赐婚：尘埃定	459
第五十四章	比试：一箭定江山（上）	465
第五十五章	比试：一箭定江山（中）	474
第五十六章	比试：一箭定江山（下）	483
第五十七章	密谋：破盟约（上）	492
第五十八章	密谋：破盟约（中）	504
第五十九章	密谋：破盟约（下）	512
第六十章	相许：一世心	528
第六十一章	清剿：风波起	534
第六十二章	陷阱：露水香（上）	541
第六十三章	陷阱：露水香（中）	551
第六十四章	陷阱：露水香（下）	559
第六十五章	完结：凤临天	579

# 美人谋



## 第三十七章 盛宠：引凤台

应国的冬季若是适应了也不是那么难熬。深居简出，闲时看看雪景，看看书，倒也过得逍遥。大雪过后一连几日晴天，永华殿中的宫女们都把被褥拿出来晒。聂无双懒洋洋依着美人榻，看着窗外的宫女们边晒被子，边玩闹嬉戏，不由得含了一丝浅笑。

杨直绕过嬉闹的宫女走到她跟前，聂无双看他的面色，知道他有话要说，便与他慢慢向永华殿后的一小丛梅园走去。

“有什么事么？”聂无双一边走一边问道。

杨直躬身道：“奴婢打听到一个消息，好像皇后要赦了云充媛的禁足。”

聂无双脚下一顿，半晌才道：“这事是真的？”

杨直亦是觉得迷惑：“奴婢也不明白皇后娘娘的这个举动，也许是因为年岁将近了。不过云充媛若是解了禁足，恐怕宫中又会多事了。”

多事？聂无双微微笑了起来，这后宫中，唯一不怕的是多事，唯有惧怕的是多事的人。果然，过了两天，萧凤溟下了圣旨，解了云充媛的禁足。被关了足足三四个月的云充媛这才算是得见天日。

聂无双去向皇后请安。彼时她来得不算太早，刚进来仪宫就看见一顶肩辇停在了宫门外。她以为是敬妃来了，心中暗道今日敬妃来得好早，可进了宫妃常拜见皇后的花厅，却不见敬妃也不见皇后。

“皇后娘娘呢？”聂无双问一旁的宫妃。

那妃子噙着瓜子，哼了一声：“在里面呢。”她神色间带着不屑与愤恨，“今天还有一位稀客，娇客，贵客呢！”

她一连说了三个客，嘲讽之味甚浓。聂无双略略一想，就知道今日来了谁。

她抿了口茶水，不紧不慢地吹着茶盏中的浮叶，笑道：“这么说，云充媛今日来是特

美人謀



地向皇后娘娘谢恩了？”

“可不是么？挺着个大肚子，好像里面怀的不是孩子，是金子！”那妃子说得极不客气，但是终究不敢大声。

聂无双听了，忽地板着脸：“错了。”

那妃子本就是随口说两句泄愤，却没想到聂无双听了以后，看起来那么严肃。不由得讪讪。

聂无双看见她紧张得解释不清楚，这才慢悠悠地道：“这云充媛肚子里怀的可不是金子，而是比金子更加金贵的龙种呢。”

正说话间，皇后走了出来，在她身后跟着一位素色衣裳的妃子。聂无双定睛一看，不由得微微吃惊。

只见云充媛如今瘦得可怕，只挺着个大肚子，瘦削的身形，配上如此突兀的圆球样的小腹，更觉得她瘦骨伶仃。她慢慢走来，一双眼睛隐隐带着熠熠的光，看上去竟有些吓人。她跟在皇后身后，像是在说什么，身子微躬，谦卑得令聂无双觉得看到的这个人不是她。皇后走在前面，由女官围绕着，边听边含笑点头。

待到了花厅中，皇后笑道：“都来见见云充媛。”

云充媛从她身后走出，后到的宫妃都忍不住惊讶起来。云充媛目光木然地扫过众人，忽地把目光定在了聂无双的面上。

聂无双迎上她的目光，嫣然一笑，上前道：“几个月不见，云充媛可好？”

云充媛看了她一眼，慢慢福身，口中谦卑地道：“臣妾拜见莲嫔娘娘。”

聂无双笑了笑：“云充媛不必多礼。”曾经清高傲然的云妃，如今竟也能低头俯首，这实在是令人怀疑。

事反之则为妖，聂无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住地打量她的一举一动。但云充媛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似的，谁问她话，她都十分有礼温和。今日是大寒节气，雅婕妤也挺着肚子前来拜见皇后。

皇后看着她们两人，端庄的面上露出笑容：“你们两位孕育皇嗣有功，看谁先生出皇子，本宫就奏禀皇上，让皇上晋你们的位份。”

雅婕妤眼中一亮，连忙谢恩。

云充媛忽地跪下：“臣妾不敢，臣妾有罪在身，若是生出皇子，愿让娘娘教养。”

此话一出众妃纷纷变了脸色。这云充媛分明就是铁了心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皇后了。众妃窃窃私语，一道道目光不停在云充媛与皇后脸上来回扫射，猜测其中的隐情。

皇后怔忡了下，终究是经过大场面的人，随即温和笑道：“云充媛言重了，这胎若是皇子，本宫也不敢担当。一来本宫要统领后宫事务，无法分身，二来本宫已有了大皇子，教养皇子责任重大，恐怕云充媛还要另找他人。”

云充媛也不勉强，磕了个头就退了下去，只剩下雅婕妤尴尬地站在一旁，她至今未曾表态过这种问题。她想了想，终究还是保持沉默。有哪个做母亲的肯心甘情愿说出把自己孩子送人的话来？

她面色黯然地坐在众妃之中，这一幕都被聂无双看在眼里。等众妃散了以后，聂无双上前扶着她的手，安慰道：“雅妹妹别把教养孩子的事放在心上，毕竟皇上还没下旨。一切还有转机。”

雅婕妤勉强笑了笑：“娘娘不必安慰臣妾了，臣妾自知自己才德浅薄，无法教养自己的孩子，恐怕到时候还是得由皇上安排。”

聂无双顿了顿：“若是皇子自然是无法自己教养，若是公主也许皇上会网开一面，由你自己教养，所以雅妹妹还是放宽心吧。养好身体才是正经。”

雅婕妤感激地握了她的手叹道：“终究是十月怀胎，臣妾可下不了像云充媛这样的狠心，唉……”

她又与聂无双说了一番话，这才离开。聂无双看着她惆怅的身影渐渐走远，这才慢慢向宫中走去。云充媛的巨大改变令她心存疑惑，不明白她到底是为什么说出那样一段话来。

聂无双一路走一路想，只觉得头疼，待走过了皇后的来仪宫，她在一处精美的拱门拐角碰到了回宫的云充媛。云充媛慢慢走着，时不时停下来坐着歇息，几位内侍抬着的肩辇远远跟着，看样子是她不愿意坐肩辇。在应国后宫中，只有嫔以上的才有资格乘坐肩辇，聂无双走惯了，不愿意备辇，而云充媛自从从妃贬为充媛后，因为她身怀有孕，又素有心疾，皇上这才没撤去她乘坐肩辇的资格。

聂无双见她走得这样慢，有心要改道，但是凝神一看，那云充媛分明是故意走在她惯常回宫的路上。明英宫的方向根本不是取道这里。

原来，她走得这么慢，不过是因为在等着她而已。

聂无双在心中冷冷一笑，慢慢上前，既然她都如此用心等着她了，何不遂了她的心愿？聂无双由夏兰与茗秋扶着，慢慢走上前。经过云充媛身边的时候，她目不斜视地走过。眼角的余光中，她看见云充媛眼中射出怨毒的光来。

“等等！”聂无双走过，身后响起云充媛的声音。

聂无双停下脚步，然后慢慢转过身：“啊，原来是云充媛。”

云充媛挺着肚子冷傲地上前，她眼光又嫉又恨地打量了聂无双，今日聂无双穿着一袭厚而艳丽的霞锦制成的短褙，下身穿着六幅绣百鸟长裙，裙子上的花鸟栩栩如生，一看就是用真的翠羽绣成，十分精美华丽。她外罩嫣红色披风，披风边缘还缀着一圈雪白的雪狐毛，她笼在披风中，肤色赛雪，眉眼若描画，美得令人窒息。

聂无双一动不动由她打量着，今日的云充媛从头到脚都没了往日的气势，穿的，打扮

美人謀





的都统统落入了俗流，她想不通，难道从高处跌落就只能这般狼狈么？

云充媛摒退了众宫女，上前一步，直视着聂无双的眼睛：“莲姨娘看到臣妾这样，心中一定觉得非常快意吧？”

聂无双淡淡打量了她一下，点了点头：“是，今日云充媛心中有多失落，本宫就有多快意。”

云充媛见她直言不讳，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聂无双你！——”

聂无双微微一笑：“云充媛应该称呼本宫为娘娘，而不是直呼其名。不是吗？慕容芙？”

她红唇一勾：“如果云充媛今日是来兴师问罪的话，本宫劝你还是免了吧。”

她转身要走，身后响起云充媛怨毒的声音：“你夺走了他！”

聂无双顿住脚步，看着云充媛狰狞的脸，惋惜地摇了摇头：“若他是属于你的，谁人也夺不走，若不是你的，你也绝无可能霸占一辈子，这样浅显的道理云充媛若是还不明白，以后恐怕会过得更加凄惨。”

“是吗？”云充媛忽地哈哈大笑起来，因瘦削而颧骨高耸的脸上神色疯狂，一双眼中带着令人费解的执拗，“要不是你与那玉嫔捣乱，他怎么可能知道当年的真相？就是你夺走了他对我的宠爱，就是你！”

“聂无双，你以为你夺去他，他对你的宠爱就能长久了吗？哈哈……你这个人尽可夫的贱女人，你这被休下堂的糟糠，你如果能生，他天天宠幸你，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哈哈……”

聂无双冷冷看着她发疯，云充媛尖尖的指甲几乎要戳到了她的脸上，聂无双厌恶地避开，转身就走。云充媛在她身后高声叫骂，满口污言秽语。

她不容易有身孕这事并不算是有什么大事，顶多被人拿来作攻击她的话罢了，只是云充媛一会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皇后，一会又跑来骂她，这分明是受了别人的唆使。

聂无双冷冷地笑了起来。看来唆使云充媛那人不整倒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心情陡然亮了起来，聂无双拍了拍手：“回宫吧，今天这事就不必让皇上知道了，告诫下去，听到云充媛骂本宫的宫人都嘴巴闭紧一点。”

夏兰疑惑：“那娘娘不是平白让云充媛骂了吗？”

聂无双微微一笑，拢了拢身上的披风：“放心，自然会有有心人替本宫告诉皇上的。我们坐等看戏就好了。”

过了一两日，果然云充媛谩骂聂无双的事不知怎么让皇上知道了，皇上下了口谕斥责她毫无贤淑的品德，责令她向聂无双道歉，口谕中又训斥她不顾大局，私自决定未出世皇子的教养，其心可诛。

云充媛好不容易被解了禁足，如今又被皇上训斥，一连几日吃不好睡不好，上了几道

罪己疏，这才平息了皇帝的愤怒。后宫的妃嫔们提起云充媛的改变，亦是不屑又觉得可怜。从盛宠到如今只能卑微地在后宫中行走，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人事变迁得令人不敢相信。

聂无双在宫中盛宠依旧，只是她不像淑妃那般玲珑八面，也不像敬妃那样勤恳贤淑，亦不像云充媛当初是云妃之时那般清高傲然。她让人觉得神秘缥缈。在宫中，人人只知道她是个美人，艳绝天下的美人，身世坎坷，毁誉参半，说不出她的好，也说不出她的不好。

应国京城中，大雪纷纷扬扬下了几场，永华殿宽敞却不保暖，亦是不够精美华丽。萧凤溟便想为她重新建一座宫殿，取名“引凤台”。画册画成不但有近五十丈的高台，更有亭台楼阁，山水庭院，规模宏大，比当初的明芙宫还大一倍不止。但此议一出，朝堂中顿时又是掀起轩然大波，御史台的谏官纷纷上疏谏言，更是有不少老臣在朝堂中怒斥聂无双妖颜祸国，萧凤溟皆一笑置之。

聂无双在后宫听闻朝堂上对她的责难，亦只是笑了笑。彼时画官为她展现引凤台的画册，两个内侍拉着两边慢慢展开，旖旎画卷顿时如冬季里的一抹春色，令人移不开眼去。她白腻如雪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一笔一画，一处处精致的宫阙楼台，许久才道：“收好吧。本宫没什么可添改的。请画官禀告皇上，本宫十分喜欢。”

画官闻言心中暗自得意，本想再恭维几句，却见聂无双已经转回内殿中，只剩下两位内侍在小心翼翼地收拾画卷。杨直看出聂无双的漫不经心，微微一叹，进入内殿，果然看见聂无双依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雪景，面容含着淡淡的惆怅。

“娘娘可是不满意引凤台的规制？奴婢可以代娘娘向皇上转达。”杨直道。

聂无双淡淡回头：“当初始皇帝建阿房宫耗资不计其数，不过是为了阿房女，后来还不是被付之一炬。宫阙重楼又不能令本宫安然屹立于后宫，只不过徒增盛名的负累而已。”

“那娘娘还同意皇上建引凤台？”杨直疑惑道。

聂无双清冷一笑：“保身者寡欲，保生者避名。本宫既不想保身，也不能时刻保生，既然皇上想为本宫建宫殿，何不遂了他的心意。”

“那娘娘既然不怕朝官言论，烦恼的又是什么？”

聂无双长长叹了一口气：“本宫烦心的并不是这引凤台。”

杨直还要再问，聂无双已又转头幽幽地看向庭中雪景：“已经是两个月又十四天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谁？”杨直不由得问道。

正当这时，夏兰匆匆进来，面带喜色：“娘娘，奴婢打听到了，聂将军明日就到京城了！”

美人謀



聂无双眼中猛地一亮，脸上的郁色一扫而空，她欢喜地在殿中来回踱步：“是啊，早就该回来了，本宫就说怎么会去了那么久……”她念念叨叨，一会吩咐夏兰把她为大哥做好的冬衣拿出来，一会又说要请皇上下圣旨，准许她与兄长见面。

杨直看着内殿中那抹倾国美脸上的欢喜，心中感叹，悄悄退下。帝王宠爱、万金打造的宫殿，都不能博她开心欢颜，只一道亲人回京的消息便令她喜不自胜。原来，博得美人一笑竟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聂明鹄回京了，风尘满面黑瘦了不少，但是一双眼眸熠熠生辉，如被锻造出的一柄宝剑，越发寒气如水锋芒内敛。他进京之后直接面见了萧凤溟，御书房中，一位是心怀天下一统的帝王，一位是征战沙场的将军，两人聊了什么无人可知，唯一知道的是，聂明鹄出来之时走路都是带着踌躇满志。

聂无双在永华殿中见了两个多月不见的聂明鹄，按捺住心中的欢喜，笑道：“大哥黑了。”

聂明鹄大口吃着她为他准备的午膳，半天才有空道：“是啊，这些日子我走了不少地方，还过了淙江。”

聂无双手中的银筷微微一抖，秀眉一挑：“大哥去了齐国？”

“是啊，偷偷去的，如今齐国自顾不暇，淙江一带也几乎都是秦军，我只去那边看了下地形就回到了应国。你别担心。”聂明鹄笑道。

聂无双放下筷子，看着聂明鹄，半晌才问道：“如今淙江封河结冰了么？”

“结了一半，河面上流凌甚多，再下几场雪估计就封河了。”聂明鹄回答。

聂明鹄默默放下碗筷，擦了擦嘴角，这才目光复杂地叹道：“提起这个不得不说，顾清鸿真的是智谋百出，他在汉江边号召百姓挖渠引水，把温泉水引入淙江，这样一来就大大推迟了江水结冰的时间，只要熬过这个冬季，秦军补给不续，战局随时有大逆转的可能。”

“引温泉水入河？”聂无双涩然地问。

“是……听说他还亲自去挖，令桐州百姓十分感动，一夜之间上百口温泉眼就被挖了出来。”聂明鹄叹道。若不是聂家与顾清鸿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真的该赞他一声。

聂无双默默站起身来，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应国天寒地冻，那桐州的冬天恐也是湿冷难熬。他竟然真的亲自带着百姓去挖。她叹了一口气，口中的热气被寒气化成袅袅的轻烟，刹那间再也不见了踪迹……

兄妹两人的团圆饭吃得各怀心思，用完饭聂明鹄想要出宫，聂无双忽地想起一事，叫住了他。

“大哥……”她踌躇许久，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说不出口。

“还有什么事？”聂明鹄回头，俊美的面容上带着一点腴腆，“外臣不能在宫中久留，我还想趁有点时间去看看云乐。好久不见，不知她又闯了多少祸事。”

聂无双闻言心中更是黯然，沉默许久，才慢慢道：“太后要为云乐在及笄后选驸马。”

“哦，选驸马啊……”聂明鹄随口应了一声，正要往外走，忽地他顿住脚步，慢慢回头，“你说……选驸马？”

“是，选驸马。”聂无双走到他跟前，眼中带着愧疚，“大哥，我们高攀不上云乐这门亲事，而且皇上与太后两边，我们总要最终选择一边，我……”

聂明鹄艰难地看着她，与聂无双酷似的眸中流露出竭力隐忍的痛苦，许久，他才怔怔地道：“好，我知道了。”

他慢慢向外走去，聂无双只觉得心痛得像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狠狠揉搓着，她忍不住上前一步，抓住大哥的手：“大哥，你恨我吧！是我……”

“傻丫头，大哥怎么会恨你。”聂明鹄勉强笑了笑，像小时候一样轻拂她的鬓发，“反正大哥也不是很喜欢她，那样调皮捣蛋的公主，也不会是聂家合适的当家主母。”

他说着面上依然是笑着的，笑得令人心慌意乱。聂无双张了张口，还想再说什么，他已一把放开她，大步出了永华殿。聂无双陡然软在了椅上，夏兰进了殿中，见她脸色惨白，不由得上前担忧地道：“娘娘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宣太医？”

聂无双无力地摇了摇头，踉跄转入了内殿中。

天上的刺眼光映在了雪地上，更加晃人眼目，聂明鹄默默走在笔直的出宫路上，雪已经被洒扫的宫人细心地扫在了两旁，可是他却觉得每一脚走在其上，如踩在了云端之中。

“聂将军，您是要去哪里？”德顺笑眯眯地在前面拦住。

聂明鹄这才从缥缈的神游中回过神来，他看着前面重重的宫阙楼台，隐约看到那一抹熟悉的红色小楼，许久才淡淡地“哦”了一声。

“是我想事想得走神了。德公公带路吧。”聂明鹄掩住眼中的黯然，说道。

“是。”德顺看了他一眼，忽地，他看见聂明鹄袖子中落下的一截缨络，打得精致可爱，不由得笑道：“原来聂将军也喜欢这种佩饰，是娘娘赏的么？”

聂明鹄机械地看着袖中无意间落下的那串缨络，慢慢地拿了出来，缨络上系着一方火红的红玉，看久了，仿佛那红色会隐隐流动，是难得的玉中佳品。

“不是，是我在宁州买来的。”聂明鹄轻轻抚摸过，随即淡淡一笑，递给德顺，“就送给德公公吧。反正这种东西我也不再需要。”

德顺微微吃惊，连忙婉拒：“不不，奴婢不是那个意思。聂将军万万不可。”

聂明鹄仿佛铁了心，一把把玉塞到了他的怀中：“我经常在外奔波，在宫中你们就替

美人謀



我好好照顾娘娘……”

德顺暗自叫苦，要知道他刚才只不过是好奇随口说说，可不是要贪图聂明鹄的这一方玉佩。

“奴婢伺候娘娘是应该的，万万不可……聂将军……”德顺一张圆脸顿时皱成了苦瓜脸。

聂明鹄不容他再说什么，把玉塞给他，大步向前走去：“德公公就收着吧，反正……这玉再也没机会送出去了。”

德顺看着手中的玉佩，这才依稀认出这玉佩是女人的式样，难道……他心中念头闪过，终是难得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这事就这样云淡风轻地过去，聂无双心中愧疚，一连几日本展颜。她的落寞寡欢萧凤溟察觉到了。连着两日宿在了永华殿中。明月隐藏在厚重的铅云中，永华殿中的铜漏换成了沙漏，窸窸窣窣，在静夜中听起来那么响亮。聂无双想起聂明鹄黯然神伤离开的神情，又了无睡意。

她披衣起身，身后却被抱住。她颤了颤：“皇上。”

“嗯，你睡不着么？”萧凤溟从身后搂住她，修长的手轻轻抚过她的纤细如柳的腰肢。

“臣妾吵醒了皇上么？”聂无双说着蜷缩在他的怀中。

“不，朕看你一整晚都神游天外，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为难的事？”萧凤溟扯过棉被，密密地把她包住。她总是对自己漫不经心，浑身冰冷都不曾察觉。

聂无双闻言沉默。

“是不是你大哥的事？”黑暗中，萧凤溟的眼睛映着殿外的微光，显得格外明亮。

聂无双无言地埋首在他的胸前，许久才闷闷地开口：“臣妾当初听闻大哥没死的时候，曾经在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珍惜唯一的亲人，即使付出性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可是这一次却是因为臣妾的缘故，大哥注定不能与云乐公主在一起。臣妾觉得愧对大哥。因为竟是我……伤害了大哥……”

萧凤溟沉默了一会儿：“以大局为重，并不是你的错。云乐还小，她会渐渐明白有些事是不能强求。”

聂无双叹息一声：“皇上也曾有过这样艰难的时候么？”

萧凤溟搂着她的手紧了紧，也许是夜深往事轻易浮现，令人想要倾诉。

“有。”他慢慢说道，“在朕五岁的时候，已经懂得自己的生母是那总是低着头不能靠近永熙宫的女人。有一次，朕在永熙宫外玩球，球掉入草丛，朕去捡，她忽然从隐藏的地方走过来，叫了朕的名字。朕当时看着她，虽然面目陌生，但是心中却觉得与她十分亲

近，当时伺候的宫人都躲在阴影处聊天打盹，并无人注意这边的情景。”

他顿了顿，声音虽然平淡但是却掩不了沉重：“她叫朕唤她一声母亲，目光殷切。朕看了她很久，捡起球就转身跑了。朕回头的时候，看到她满脸的失望伤心。那时候朕才知道，自己狠狠伤了她的心。”

他住了口。聂无双顿时觉得心中有一块地方在钝钝地痛。

“皇上当时年纪小，这并不能怪皇上。”她安慰道。

“不。”萧凤溟淡淡地道，“朕虽然年纪小，但是心智成熟很早，五岁的年纪，朕已经知道自己要在宫中生存下来就必须依附那总是傲慢铁腕的高皇后。她不愿意朕与自己的亲生母亲亲近，朕就不去亲近。即使……即使在那无人的时候，朕看了她那么久，还是忍住了自己想要喊母亲的愿望。因为朕怕被哪个宫人听到……”

聂无双顿时无语，只能紧紧抱住他。被中温暖他就在他身边，可这个时候她依然觉得心中寒冷。权力的顶端是高处不胜寒，要多狠心才可以安然站在万人之上啊？她不敢想，也不愿去想。

“好了，安歇。”萧凤溟拍了拍她的背，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天家的亲情向来淡薄，所以朕还是很喜欢你和你大哥相依为命的感觉。他愿意为你牺牲，你应该觉得欣慰。”

聂无双怔怔地想，恐怕这样的欣慰中将永远带着愧疚。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地问道：“皇上最后喊了她母亲了吗？”

萧凤溟一怔，许久才淡淡地道：“问这些做什么。”

“可是臣妾想知道。”聂无双抬起头来，明知在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眼神，但是依然固执地说。

萧凤溟默默看了她一会，才说：“最后朕喊了。但是那时候她已经病得神志昏聩，根本连朕都认不出来了。”

聂无双听了，心凉得如殿外一地霜雪。

美人謀



### 第三十八章 梦碎：姻缘破

渐渐接近了年尾。大寒过后，宫中开始准备过年的事宜。云乐是过年后及笄，两样大事一起来办，皇后忙得几日都顾不上召见宫妃。永华殿中照常如昔，闲暇时，宫女和女官们会聚在聂无双身边，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明年开春即将动工的引凤台。

聂无双歪在胡床上，看着女官们叽叽喳喳，纷纷说道哪个殿要做什么用途。宫女们也纷纷出主意，哪里的花园要种什么样的花，说得不亦乐乎。众人正说得高兴，有个人未经通传，铁青着脸走了进来。聂无双察觉到了那不善的视线，不由得抬起头来。

待看清来人，她不由得收了脸上的笑意，淡淡地道：“原来是云乐公主。”

宫女与女官们一见云乐脸上的神色，纷纷识趣地退下。

云乐几日不见，已消瘦许多，往日一双圆滚滚的清澈眼眸变得更大，俏脸上怒气冲冲。她等宫女们退下，这才上前。聂无双迎上她的目光：“云乐公主今日来，有什么要事么？”

云乐看了一眼桌上还未来得及收走的画卷，忽地冷笑了一声：“你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的，皇帝哥哥都偏爱你？”

聂无双淡淡垂下眼帘：“好与不好，自然有皇上评价。”

她冷声指责：“你没把那信给他看，对不对？！”

聂无双闻言沉默。

“你真的没把那封信给他？！”云乐见她样子只觉得五雷轰顶，刚才她不过是揣测，现在看聂无双这个样子，自己分明是猜对了。

“云乐公主请回吧。”聂无双淡淡地说道。

云乐脸上忽青忽白，忽然她猛地抽出腰间的鞭子，狠狠抽上聂无双胡床上的矮几。“呼啦”一声，精美的画卷顿时被打得稀巴烂。

聂无双一动不动，看着云乐狂怒的脸平静地说：“云乐公主现在已经不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应该知道你身为公主，婚事是不能由自己做主的。”

“我不信！”云乐叫道，眼中已含了委屈的泪水，“你都说了，母后会希望我幸福的，都是你害的，都是你！不然母后都同意了我和他的婚事，就是你从中作梗！我恨死你了！你这个妖女！”

聂无双清清冷冷地笑了笑：“太后不甘退居深宫，一心招揽朝中的臣子，她当初默许你与我大哥的婚事，不过是觉得我大哥是个可造之才，如今她为你选驸马，追究其原因是因为知道本宫和大哥决心忠于皇上。阻挠你幸福的，并不是无双我，而是你的母亲！如果她不是那么醉心权势的话！”

一席话说得云乐哑口无言。她玲珑的胸脯随着剧烈的喘息而微微起伏。聂无双掩下眼中的黯淡，冷冷地道：“云乐公主你走吧。就当本宫欠你的。”

“谁要你的亏欠！”云乐忽地笑起来，声音尖锐，充满了愤恨不甘，“我恨你！聂无双！你以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她说着狠狠一鞭子抽上聂无双，聂无双不躲不藏硬生生接了这一鞭，被打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云乐惯常使的力道果然巨大。

殿外的宫人听见声响，连忙进来。一见之下惊得大呼起来。有宫女上前拖住云乐，夏兰急了去夺她手中的鞭子。云乐粗通拳脚又恨极了聂无双，把上前纠缠的宫人纷纷踢翻，夺过夏兰手中的鞭子，劈头盖脸就要抽聂无双。正当她鞭子高高扬起的时候，一双坚定的手把她制住。云乐一回头，满眼的愤怒顿时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她怔怔由他握着，许久才颤抖着红唇：“你……来了？”

聂明鸩拽下她手中的鞭子，走到聂无双身边，看着她手上的血痕，艰涩地问：“你怎么样了？”

聂无双勉强笑了笑：“我没事。大哥不要怪她，千万不要！”

聂明鸩默默点了点头，他慢慢走到云乐跟前，缓缓跪下：“微臣的小妹身子虚弱不经打。公主要打，就打微臣吧。”

他说着脱下穿在外面的朝服，露出雪白的中衣。瘦而挺秀的身躯如标枪一般立在地上一动不动。

云乐怔怔地看着他的举动，半天才恍惚地问：“你都知道了？”

聂明鸩沉重地点了点头：“明鸩自问是一介逃臣，不是公主的良配，请公主不要再挂心明鸩了。”

云乐一听，眼中已经是溢满了泪水，她恨恨抹了一把：“谁在乎你是什么逃臣、罪臣，你说你喜不喜欢我？我今天就来问你一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整个内殿中寂静一片。宫女们面面相觑，素闻云乐大胆刁蛮，但是这当众吐露情意依

美人謀





然令人觉得诧异。聂无双屏住呼吸，目光紧紧盯着聂明鹄的脸。

许久聂明鹄缓缓摇了摇头：“不喜欢。微臣不曾喜欢过云乐公主，一切都是云乐公主的误会。”

云乐尖叫起来，她捂住耳朵，连连后退：“不，你是骗我的！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

聂明鹄低着头：“因为我是聂家长子，聂家不会娶像公主这样娇贵，不通俗事的女子为当家主母。微臣的妻子一定要贤良婉淑，顾全大局，她永远不会闯祸，永远不会像个小孩天天玩闹……”

“够了！”云乐已经泪流满面，她一步步退后，像是从未认识过眼前的男子一样，眼中充满了陌生感，“我恨你！我恨你们兄妹俩！我恨你！”

她说完哭着跑开。

聂无双看着地上跪着的聂明鹄，忍着疼痛，慢慢走到他跟前，目光复杂：“大哥……”

聂明鹄穿上朝服，站起身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这下她永远不会再来这里闹事了。”

聂无双眼中的泪陡然滚落，不由得扑在他的怀中：“大哥，你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

“傻双儿，大哥不为你，还能为谁呢？你是我唯一的妹妹啊。”聂明鹄笑着把她搂在怀中，语气充满了愧疚，“你在宫中的艰难我都知道，大哥帮不上你，自然更不能为你添乱……”

他眸中掠过痛色，心底的仇恨慢慢浮出：“你说得对，我们要在应国重振聂家，报仇雪恨！”

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千里之外的齐国桐州城中，黑糊糊一片，雪花簌簌地下着，落在每一处，整个城池却像是死了一般，毫无生气。唯一亮着烛火的，就只有那有些破败的州县府衙，寒冬腊月，大门却是大开着，唯恐耽误了军情奏报。只是孤零零一扇斑驳的朱漆衙门，在雪夜中显得格外萧索。

“相国大人，夜深了休息吧。”小厮竹影上前劝道。

顾清鸿摇了摇头，面前是沙盘地形，他清朗的眉宇深深皱着，时不时停下脚步想着什么。

“相国大人，休息吧。明儿还有很多事要忙。”竹影苦口婆心。

顾清鸿疲惫地闭上眼，坐在椅上：“去，把吴将军请来，我有话要问，那暖渠如今修得怎么样？会不会被雪堵住。”